

盧野著

青年領袖

朝華出版社



青年领袖

庐野著

朝华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138号

策划：史扬

责任编辑：雪芒

美术设计：个耕 庆辰

青 年 领 袖

庐野 著

*

朝华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11 字数237千字

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54-0190-4/G·0032

定价：5.50元

凡人与凡文

(代序)

● 刘 恒

第一次作序，所序的又是朋友的文章，心境是有趣的。先以为不够资格；次以为谈吐难免中庸；又以为将授人以柄，讥我刚学会写几个字就来充头头装腔作势了。不过最终还是答应下来。无非是一篇序言而已，不是杀人布告，更不是广告辞，我怯什么呢？

索性序之。

初识庐野君，是在十五年前，在一次业余作者的小型聚会上。记不清是什么季节了，只依稀记得不冷不热，四周几个人都穿着蓝的或灰的制服，不外是秋天或者春天的吧？总之，各位都是文学的徒工，在陌生的田野上盲人一样走来走去，播种尚且渺茫，收获就更加谈不上了。所谓业余作者，大抵是走投无路的人，只知道把自己按在冬天里，做些名利双收的怪梦，梦里冷，梦外也冷。冷人相聚，能有什么趣味

呢？所见无非是一张张怀才不遇的冷脸罢了。不同的情景也有，你会在身边发现热烈的人，自命为托尔斯泰的极端浪漫的家伙！你还会发现温和而文静的人，他的笑容让你想起好脾气的兄弟，想起念书时那些听话的班干部。十五年流走，该忘的都忘了，不能忘的是庐野君寡言地坐着，一身蓝衣，一张白脸，还有一副眼镜和一副笑容。即使真的托尔斯泰在场，让这温和的书生一笑，也只能气馁了。我有时不免回味这单纯的笑容，以为它可以同时笑给狂者和弱者，使大家不躁不慌，一块儿安静下来。笑得这么好的人，不可能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，于是我也坦然报之以微笑了。

我说：“我当过兵。”

他说：“是么？我也当过兵！”

彼此越发笑容可掬。拿过枪的手重新拿起来的只是轻盈的一杆笔，却纷纷幻想着笔囊里填满了子弹，要射杀视野内必须射杀的一切。面对混沌的结局我们不亦乐乎，习笔者只能以谦恭的微笑来掩护彼此远大的阴谋了！然而，焉知没有更大的阴谋，假上帝之手掘了文人的墓穴，单等着呆头呆脑且笑咪咪的我们去钻呢？！年复一年，我们终于在自己的笑声中听出了自己的哭泣。射杀猎物的子弹不知所往，不知所来的子弹却击伤了我们自身。写来写去，写什么呢？一问。写来写去，有什么用呢？又一问。一杆秃笔日益沉重，几乎是无从发射也无以发落的愚木一般的蠢物了。宿命的力量占了上风，使一切努力黯然失色。不论微笑，还是大笑，乃至狂笑，撞上的永远是空间与时间的铁壁！笔的力量是有限的。灵魂的力量是有限的。人的力量也是有限的！认准了这一点，还要硬着头皮写来写去地写，几乎含有在精神世界的大

道旁讨饭耍赖的味道了。经常有执笔到后半夜的时候，万籁俱寂，心绪是淡然的，却在某一刻突然觉出自己在痛哭流涕，对着一杆无益无力无趣的笔痛哭流涕！这种幻觉或许是真情的流露，是为自己蜡一样耗去的青春和生命在感伤了。

然而，庐野君依然笑着，大体上还是十五年前的样子。一身蓝衣，多了一条领带；一张白脸，添了几道皱纹；一副眼镜和一副笑容后面除了温和不再是温和，是一些和温和相反的东西。大约可以称为老辣或硬朗，也可以称做漠然或超然了。这样的一个庐野，哪怕他手里握着的还是那样一杆笔，我也料定他做人做事的力量比往昔强得远！

他说：“我又写了一篇东西。除此之外……”。

我明白他的武器换成一门炮了。他在轰击！向横在人生路上值得轰击的一切轰击！我听见了爆炸声，也听出了他的喜悦，在证实摧毁目标之前，我祝福他不要让弹片误伤了自己。我希望他记住十五年前令我们偶然相识的永恒的目的，记住煎熬了我们的卑微而又辉煌的梦想！有些东西确实黯淡了，确实不值一晒了，但这不是任何人的罪过，更不是我们的罪过。愿与庐野君笑而一呼：文学万岁！

文学万万岁！！

我又听到笑声里的哭声了。

太固执啦！

亲爱的读者，恕我说了太多无关的话。我既然没有资格代读《青年领袖》，代说感想就更不必了，一切请大家坦然来做。知音难求，但知音总是有的。一部书好比一片草原，是懒散地躺下来，还是迷茫地走开去，都是无可无不可的

事。握笔的人，自称为艰苦的斗士，本意绝不在勾引读者，使大家凑过来捧场。其苦心全在于寂寞得久了，凄凉得久了，要大吼几声来慰藉自己劳累的身心。不论志向多么远大，韧性多么持久，人总归是平凡的人，文章总归是平凡的文章，免不了呻吟和疏漏的。世上或许有横空出世的东西吧？可是它与我们无关，与庐野君无关。我们是，什么东西呢？我们是文场上的冲锋者，一边在战壕里胆怯地发抖，一边满嘴豪言壮语，逼迫自己踉踉跄跄地窜出去。后边的事就听天由命了。除了自己给自己壮胆，作者没有逃跑的退路，甚至也没有自救的办法。他熬夜熬得面有菜色。他比鬼魂还要孤独。最要他命的是：读者随时都有可能成为他的敌人，因为阅读的不满，他们会朝他猛烈开火！这不是太惨了么？经历了这一切，仍旧笑咪咪趴在写字台上，一个字一个字往下写着的，是不凡的人和不凡的文章，文学就指望这些不屈的精灵和不屈的榆木疙瘩了！

我以这近乎闲扯的序文为庐野君祈祷。祝他刀枪不入，冲到他一心要冲到的地方去！祝他站在那个地方，投出他一惯的微笑。我等着起哄或者欢呼了。

我等着了。

1993年3月31日草毕

第一章

沙樱对宗教素来心怀畏惧，虽说她喜欢听舒伯特的《圣母颂》，喜欢欣赏米开朗基罗画的圣像，但是要她对耶稣在马槽、在十字架上的种种行为发生兴趣，却万万不能。此刻，她独自徘徊在本市最大的天主教堂的院内，听着弥撒的细碎的铃声阵阵摇响，信徒们行色匆匆地涌入教堂，她犹豫着自己要不要进。

今天，沙樱特意拣了一身素朴的衣服套在身上，灰暗的色调，六十年代的款式，乍看上去，大大超过她二十九岁的实际年龄。这还不够，她还要做出很虔诚的样子，手里攥着一本《圣教日课》，神态上不能流露出一丝大惊小怪的样子，混在面像悒郁的人流之中，这样才不会被人识出从教堂里逐出来。这是桑子平昨天向她叮咛的。

桑子平怎么还没来？睡懒觉了，还是忘记了？这家伙具有天生的政治嗅觉，总是在人们觉出政治气候的冷暖之前先行下手，他在“大学生萨特热”和“民主墙”的调研上干得很漂亮，这回又拽上她搞什么“青年宗教热”的调查。他要她乔装打扮一下，故作伤感，略含凄楚之态，以换取教徒的

信任，伺机捞一点有份量的素材。这番设计很有刺激性，她想起来就忍不住要笑。

可是他为什么没有按时来？

这座十八世纪的哥特式建筑，据说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建造的，恢宏而不失特色。从沙樱记事起，栅栏上就挂着把锈锁，夏季爬满了青藤，教堂的塔尖终日飞回着一群无主的野鸽，每当夜深时阴森森地拂来一股冷风，哥哥就讲鬼的故事来吓她。谁能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背时的地方，今天却成为一些青年精神寄寓的场所，本市青年信教人数逐年递增，许多人以参加圣诞弥撒、在教堂结婚，甚至手中拥有一部《圣经》为荣耀。

于是有人出来质询：共青团跑哪儿去了？

沙樱真想让那些好象生活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人们来看看，既然宪法上明白无误地写着公民信仰自由，既然市面上十字架项练成为抢手货，既然“圣诞快乐”的字样在奶油蛋糕上，在贺年片上频频光顾，有什么理由非要捂上眼睛，硬说青年信教的现象是绝对不应该的。

沙樱和桑子平同在共青团省委机关工作。在这座古老的都市里，如果哪里遇到了麻烦，人们便会说“去找共青团吧”，好象共青团是一支无所不能的力量。这些年，团省委的触角几乎伸向社会的每一个领域，令人叫奇的是，凡是它经手的事情，无不手到病除。

但是话说回来，共青团总不是缉察队吧！

沙樱胡思乱想着，忽听身后有人在问：

“是做礼拜的吗？”

说话的是个清瘦的年轻人，深度近视镜后面是一双温和

的眼睛。

沙樱收紧的心又松弛了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头一回来？”

“嗯。”她点点头。聪明人面前别说假话。

“你别怕，”那人露出长兄的笑容。“上帝象婴儿一样至圣至纯，他的善良和仁慈是常人所不能想象的。”

他是在向她说教吧，为什么不呢？她做出一副那么痛苦的表情，装束与同代人格格不入，孑孑一人来到教堂，不是来求主的赐福又是什么？

“我有许多烦恼。”她说，“我到这里来，主能给我帮助吗？”

“主不给人以实际的助益。主是可求而又不可求的。”戴眼镜的年轻人很乐意为她解答。“主是雪，它能洗洁你的心灵。”

“我想知道，”她顿住了，不知后面的话当讲不当讲。“信教有没有危险？对别人，对自己。”

沙樱卜卜心跳，她的调查已经悄悄地开始了。

“上帝是劝导人们行善的，恪守《天主十诫》，对社会安定有利，对信教者自身也有利。”他指着教堂内密匝匝的人群，“经常来这里走动的，不下三千人吧，你可以上他们的单位和街道上打听打听，有没有犯罪的？”

“三千人，这么多！”

“世界有十亿宗教徒呢。”

“怎么看不到？”

“宗教的力量是我们用肉眼无法度量的。”

沙樱的后脊上漫起一股冷潮。不知是对方有意夸大了呢，还是自己麻木到视而不见的地步。

戴眼镜的年轻人要她进教堂里面看一看。

沙樱朝大门方向张望了一下，桑子平还没来，他的狐朋狗友太多，准是被哪位挡驾了。她既然已经到这个地方来了，这里不乏素材和线索，且有一个相当热心的传教士，为什么不把这个调查进行下去呢。何况这个人学识不凡，他的微笑和气质也很有魅力。

沙樱尾随着他走进教堂，迎面是一幅巨大的圣母玛利亚的画像，灯火下温柔慈爱，数十幅描述耶稣诞生直至升天的彩图分列东西两侧。大理石构筑的穹顶，吊悬着一顶金色的王冠，午日阳光穿窗而入，愈发灿灿生辉。唱诗班的歌声在风琴的伴奏下，悦耳如同仙乐，数千信徒的吟诵，聚合起来声若波涛。

“我谢天主。我感天主。今日临我胸中，比死后授我升天厥恩更亲，厥功更大。我今永时永日永岁，常忆天主救赎之奇爱，常思圣母敬供之隆情，常如三王来朝之盛礼，周日存想，一生不变。啊们！”

随着一声“啊们”，银铃摇响，大厅华灯齐放，下跪的信徒们纷纷在胸前划着十字……一时，仿佛天门开启，上帝翩然而至，给人间带来福音。

沙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她没有想到宗教仪式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这是教科书上从未提及的。戴眼镜的年轻人在她耳边耐心讲授。现在她知道他叫翁和祥，是教会的神甫。

走出教堂，还是没有桑子平的影子，她一点也不后悔。

后悔的该是桑子平，她想。

那个叫翁和祥的神甫和她分手时，脸上依旧一副永恒的微笑。

“你觉得教堂的建筑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绘画与浮雕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音乐也很美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好极了。”翁和祥的眼睛放出异采。“上帝就在你心中！”

哦，我的天。沙樱心里惊叫道。

一阵紧急刺耳的铃声。

桑子平从睡梦中惊醒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从床上翻起身，下意识地抄起衣服快速穿上。猛然间他停止了动作。电话铃在响。这里不是军营。

大星期天，谁这么烦人。

“喂，我是桑子平！”他吼道。

“是我，你马上到机关来一趟。”电话里是庄镜民的声音，不温不火，却很有份量。“知道曲磊这个人吗？”

曲磊？当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典型，红透半个中国的人物，太熟悉了。

“他上访来了？”桑子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

“比这个更糟！”团省委书记语气不悦。

他立刻处于一种亢奋状态。“我马上就到！”

桑子平放下电话，突然记起他和沙樱定下的约会：上午九点在天主教堂门口见面。

现在是八点半，沙樱已经动身了。

他使劲揉了揉困倦的眼睛，头还有点发沉。该死的红葡萄酒，昨晚他灌了整整两瓶，孙德利偷偷兑入的白酒还不算。接下来呢？接下来好象是舞会。“黑头发酒吧”的女招待抖肩扭胯，疯狂了好一阵，伴舞的铜管乐队山呼海啸的，差点把屋顶掀翻了。

想起昨夜的情景，他马上给朋友孙德利拨了电话。

铃声响了好半天，才有个女孩子的声音。“谁呀？”象是舞女菲菲。

他早就和孙德利打过招呼，别和舞女玩床上游戏。

“找孙经理听电话！”

“谁他妈这么来神儿？”孙德利睡意未消地嘟哝着。

“老伙计，把车给我用一下，现在。”

“哟嚯，桑部长！”对方的态度马上热乎起来。“这就去！这就去！”

桑子平挂上电话，走进卫生间冲冷水浴。北方的深秋，冷水冰肌刺骨，他冻得在喷头下蹦跳着，强健的肌肉绷得紧紧的。他拼命用手在身上来回搓，搓得胸脯发红了，一股热潮慢慢充溢全身……

十五岁当兵。那年部队在西部的祁连山上野营，大约一个月的光景，每天都是拿一块冰在脸上抹。一年后进了一回澡堂，每个人的体重减轻了五斤！

那时一脸煤黑，当“伙头军”的他，满脑子琢磨的是怎

样把馒头蒸得又白又暄，如今他住在省会城市的现代公寓里，有令人眼红的两室一厅的住房，享受着处级干部的待遇。他那些患难知己眼下多半都在“修理地球”，在小猪身上做着发财梦，他却在一夜间从不见阳光的地窝子式的营房跳出来，一屁股坐在不知四季冷暖的办公大楼的沙发里。

人的命运就是这样多变，要紧的是甭管日子有多么难熬，一刻都不要放弃出人头地的念头。

外号“大骆驼”的桑子平，凭着一身蛮劲在兵营吃了十年军粮，那里需要的是能消化生铁的胃口，崇尚的是跌倒了自个爬起来，死过去咬牙活过来的硬汉子。他穿越腾格里沙漠时，渴得把自己的尿接下来喝了，露宿野牛沟时钻进一个狼洞里，不然差点冻死过去。他竭力忘掉一切文化传统，甚至比没有读过书的人更彻底。直到有一年，他被派往农村参加工作队，爱上一个大眼睛、粗辫子的姑娘，险些一辈子窝在山沟沟里成家过日子。

她是他爱过的头一个女人。他爱得发狂，想亲亲她，她竟狠狠地搥了他一记耳光，象驱赶恶棍一样将他撵出门外。他鼻子流血了，心底暗暗流泪。她毫不在乎同别的男人胡来，却把他的亲吻视作不能容忍的下流行径……

文明与落后，他成年后头一次思考这个古老的课题。等到他开窍了，庙里也容不下他这个和尚了，他退伍了。

十年漠北的风，鞭打出一只任何恶劣环境下都能生存的狼。

桑子平脱胎到一个完全陌生、新奇的世界，他手里捏着一纸党票，其他一无所有。这座沉积恶弊的废墟般的城市，每年有五十万失业大军和五百万吨垃圾无法处理。这难不倒

他，他成天象浪荡鬼一样在街头闲逛，无聊地和随便一个什么人乱扯淡，对象有学者、工人、干部，也有小贩、不同政见者、乞丐和精神病患者，等到这座城市的内脏被他窥得一清二楚的时候，他囊中为数甚微的复员费仅够一周的开销了。

一天，桑子平西装革履地走进团省委机关大楼，有模有样地坐在团省委代理书记庄镜民的对面，头一句话就说：“全市起码有三十万青年想到市政府楼前静坐呢。”

庄镜民顿时出了一头虚汗。他刚刚走马上任，千万不能惹出乱子。

“你听到什么了？”

“报上昨天说，本市年内争取安排二十万人就业。”

“是啊，”庄镜民松了一口气。“危机总算过去了。”

“还有三十万呐！”桑子平突发暗箭。”这些人多半是高考落第、劳改释放、身有残疾的主儿。有的待业好几年了，久待无业，谁能担保他们不闹事？”

庄镜民愁容满面，哑然无语。

“也许还有出路，”他瞅准火候，端出自己的拿手菜，大谈开拓就业门路的三个途径、十条窍门，正讲得眉飞色舞、唾沫四溅时，对方突然让他打住。

“你在哪个单位工作？”

桑子平阮囊羞涩，嗫嚅道：“我从部队退役，眼下还没找……找中地方。”

团省委代理书记拨了组织部的电话，“我推荐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，你们可以考察一下，他的名字叫——”

“桑子平。”桑子平赶忙递上被无数个单位弃之一边的

复员证。

洗完冷水浴，桑子平套上一件宽松的夹克衫，把微型录音机和盒式照像机塞入口袋，收拾停当后，朝楼下一望，孙德利的私人卧车已等候在那里。

“黑头发酒吧”能搞到今天这个“台面”，全倚仗了他。当初，孙德利自恃有港商合股投资，怠慢了地面上几家不起眼的小机构，结果招致罚款、停业的横祸。孙德利哭丧着脸来找老同学求援。桑子平答应做点疏通工作，他早就看中了孙德利日后必然“大发”。

一周后，桑子平把酒吧划入团省委的改革试点单位，人为的藩篱自行消除。

三分非议，七分赞誉，桑子平权衡得失觉得还是划算。但却落了个“豹胆桑子平”的绰号。

桑子平离开狼籍遍地的寝室，一看表，九点一刻。沙樱正在教堂念叨他呢。想到清秀文静的沙樱混在教徒当中，在抑扬顿挫的诵经声中洗肠灌脑，他无声地笑了。

沙樱踏上奶白色大楼的台阶。

这幢大楼地处市中心，天气好的话，可以鸟瞰古城全貌。她从这幢大楼里出出进进已有五年，不知怎的，每次走近它时心头都不免怦然紧跳。

这幢镶嵌着团徽的大楼，聚集着当代最优秀的青年领袖，他们才华过人，富有献身精神，每个人都有过一番叱咤风云的经历，都曾是风口浪尖上的人物。

同这些年轻的县委书记、厂长、硕士相比，她仅仅是个

优秀少先队辅导员，经历平平，政绩平平，不足夸耀。她当初跨进这幢大楼时，有位老干部告诉她，这里是出帅才的地方，好象她在这里过一遭，日后就会当市长、省长什么的。事实上，这里的确出了不少市长、省长，而且还在继续出。说心里话，她有点发怵。

沙樱走进机关大门，眼前的景象令她大吃一惊：楼道里拥挤着黑鸦鸦的人群，斥骂声、牢骚声、哭泣声混成一片，一股汗酸与烟草的调和味弥漫在空气中，有的胀红了脖子，跳着脚大叫大嚷，有的抱着孩子蜷在角落里，眼神呆痴痴的着实吓人。

人群中那个高高个头的正是桑子平，原来他在这！他被围攻的人群推来揉去，无奈地摊开两手，面带笑容地解释着什么。他的声音被四周一阵阵更强大的声浪所淹没。

“文化大革命给我们一亿六千万知识青年带来了无穷的灾难！我们今天来上访，是要向我们青年自己的组织，申诉我们十五年来飘泊异乡的苦难和不平！”有一个青年站在椅子上高声疾呼，他情绪激愤，很有鼓动性。

沙樱穿过人群挤到桑子平跟前，她生怕血气方刚的桑子平和暴怒的上访者打起来，他非得叫这群狂躁的山豹撕碎了不可。有她在身边，她觉得自己的朋友会安全些。

桑子平同沙樱有力地握了握手，他现在不再是孤军奋战了。

“见着上帝了？”他居然还开玩笑。

“见着了。”沙樱喜欢他这种洒脱的个性。“上帝说，叫那个不信鬼神的桑先生吃一吃苦头。”

“噢，这个小心眼的上帝！”他笑得极开心，目光左右